

# 不想分手

一个闷热的夏日傍晚，继父破窗而入，在她熟睡之际横遭继父玷污。之后的岁月她在人海茫茫中遇到一位向她张开双臂的稀奇古怪的男人。她原以为那男人是她这艘孤苦伶仃的船只停泊的港湾，但当她发现那男人是一片沼泽之际，回头已不再是岸……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站在爱与非爱边缘上的人们



◎离离原上草 / 著

长征出版社

# 不想

# 分手

BUXIANG  
FENSHOU  
BUXIANG  
FENSHOU

·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站在爱与非爱边缘上的人们 ·



晨松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锡祥

封面设计：缪 萌

录入制版：大汉方圆图文制作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想分手/离离原上草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4

ISBN 7-80015-962-0

I. 不... II. 离...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633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市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5 350千字

定价：25.00元

---

ISBN 7-80015-962-0/I·228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 内 容 提 要

一个屡遭命运游戏的女人在与命运抗争与赛跑着。然而不幸始终笼罩着她。

中学时代母亲身染疾患。一个闷热的夏日傍晚，继父破窗而入。她在熟睡之际横遭继父玷污。之后的岁月她在人海茫茫中遇上一位向她张开双臂的一个稀奇古怪的男人。她原以为那男人是她这艘孤苦伶仃的船只停泊的港湾。而当她发现那男人是一片沼泽之际，回头已不再是岸。于是她决然踏上不归路。在那条不归路中，她像一个折断羽翼的安琪儿在地面上瑟瑟发抖。

她是否能重新飞翔呢？

## 目 录

### 第一章 爱即是陷阱 ..... 1

她成了美丽的安琪儿的化身，整个春天她都在他为她设置的天空中飞翔。然而她常常忘记灵魂在哪里？记忆在哪里？春天还会有多少个飞翔之梦？

那个春天如同他对女人的新鲜感厌倦一般很快于弹指一挥间消失得无有踪迹。

### 第二章 她在想着谁..... 21

她已经很习惯他走近自己时眼内射出的异样光泽。她清楚他是在需要自己，她主动地剥去自己所有的衣服，然后平躺在床榻上。脑子里却幻想着另一个男人的影像。

### 第三章 回头不是岸..... 40

她被迫离他而去却又被他众里寻她千百度地寻回。面对他寻她的高超手段，她不得不回头重新投入他的怀抱。但很快她便发现生活依旧如一潭死水搅不起半丝波澜。她从心底发出回头不是岸的悲鸣。

#### 第四章 移情不是错..... 63

在他依旧冷漠地傲视她的感情的同时，她不得已将一颗爱心转移到另一个男人的身上。另一个男人使她着迷倾心、使她夜不成寐、使她热血沸腾、使她青春飘逸。

#### 第五章 男人你好累..... 87

洗浴，是他每日的必修课程。他可以少餐一顿饭少饮一杯水，可是他却少不了每日为自己洗浴。他与人握手后即会对自己的那双手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洗浴大扫荡。他用药水浸、刷子刷过若干遍才会反转身离开洗手间。

#### 第六章 踏上不归路 ..... 111

由于不甘忍受他的接近变态的生活方式，她再次向着莫名的方向逃离。而逃离后的一系列艰辛又让她灵魂与肉体一并阵痛着。

#### 第七章 酩酊大醉后 ..... 134

他发现自己竟与保姆赤裸裸地躺在床榻上。他怒不可遏、欲焚欲裂。该怎样收拾这在他来讲很不体面的有损于他人格的残局呢？



第八章 男人为了爱 ..... 158

她移情别恋上的男人在医治着她所离开的女人的顽疾并煞费苦心地去查寻了他的档案。于是发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他和他……

第九章 记忆的怆痛 ..... 181

他的泪水落至手中被他喝光了的酒杯边缘，那泪滴顺着酒杯边缘流淌到杯内。像是对他悠远的故事的追悼。

第十章 柳暗花未明 ..... 205

冬天来临之际，她产下一名男婴。为了这个孩子她东奔西走地求职。最后定格在一家杂志社。然而杂志社社长贪婪的不放过她每一寸肌肤的眸光令她不寒而栗。

第十一章 世态本炎凉 ..... 229

融进世态，她必须忍受居住环境的恶劣以及一群下里巴人残酷的噪音。为了生存，她必须忍受白领阶层的虚伪面孔以及这些虚伪面孔向她单薄的身上砸来的重重负荷。

第十二章 蓦然回首处 ..... 253

在一家超市内她遇见了她那么眷恋的男人正挽着一位漂亮妇人的手臂徜徉于超市间。

### 第十三章 不再涉足爱 ..... 277

他已经成为她的历史。她准备为他打开门，她要向他讲清楚她与他之间已无任何情感而言，她并且要告诉他不要再来骚扰她生活的宁静。

### 第十四章 灵魂的错位 ..... 301

他将她重重地摔在自己的床上没有热吻、没有爱抚、没有目光地又将惊恐万状的她揉成碎花。事后他竟发现她是他的亲妹妹。

### 第十五章 瞬间的火花 ..... 326

一种来自激情的渴望越过她的肉体直捣她的理性。她被他结实的拥抱所俘虏。她想就是自己在那一刻死掉她也心甘情愿。

### 第十六章 为爱而疯狂 ..... 350

他进入他的小轿车内将昏迷状态的她平放在车后的躺椅上。然后他便让小轿车疯狂地向前驶去。至于驶向哪里？驶了多久？他脑袋一片昏聩与混沌。

### 第十七章 爱你伤害你 ..... 374

她深更半夜购回镇静药片以此让他长卧不醒。而只有他长卧不醒才会永守在她的身边。



第十八章 与伤痕重逢 ..... 398

他很老道很仓皇地推开酒吧的玻璃门。一群吧女媚态地围住他。紧接着他怎么也没想到的女魔头前妻出现在他面前，他被她关在黑暗的地下室内。

第十九章 上帝的呼唤 ..... 422

对自己生命的绝望使她贴近上帝的呼唤。她庄严地步入圣教堂又庄严地接受神圣的洗礼彻底告别了尘世间的一切欲望与诱惑。

第二十章 折翼安琪儿 ..... 446

她与他和他通往教堂的石阶下相逢，她坐在他们其中的一辆车内。疯狂的车速让她晕眩。忽然她感到像置身于梦幻一样飘旋了起来并且以跌落的方式迅猛下降着。

## 第一章

### 爱即是陷阱

苏麻越来越感到眼前这位正欲宽衣解带的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像个嫖客，而她通体内外又像极了妓女。他和他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嫖客与妓女的基础上，所以一直顺延下来的情感方式注定是嫖客与妓女的关系。

他只知道一味地向她手里递钱从来不过问她的任何感受和需求。而她本人又一直在乐此不疲地承受。虽说苏麻对这个满脸冷酷通体透着寒意的丈夫十分不满，但无论如何钱是最好的疗伤剂。每当她从他手里接过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她总会眉毛挑得老高眼睛瞪得滚圆，那样子极像一只豺狼盯在喷香的肉串上。

她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忍受着她丈夫怜爱的粗鲁和冷酷地撞击她身体时疯狂的蹂躏。

她想哭，可她欲哭无泪。

苏麻咬着牙反复对自己说，我是不能够怨透他的。不能。永远不能。

他，法律系的高才生，堂堂的声誉显赫的大律师，朴高。将她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她才有了今天的一切名誉、位置和风光。

但是这些东西在她看来是那么的不踏实和脆弱，就像一枚玻璃器皿指不定何时何地于不小心间被撞成粉身碎骨来去无踪。

她的心猛地一沉，身体也随之紧张地收缩起来。他用一双深沉而严肃的目光探照灯般地上下搜寻了她几下，然后用他经常惯用的傲慢与令她压抑和窒息的语调对她说：

“你，哪里有不舒服吗？”

她简直要哭出来。但是她忍住了。

这么爽清的夏日夜晚，这么温馨的房间，她应该尽量面部呈出甜蜜的微笑才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眼前这位道貌岸然的丈夫。她这样反复替自己心灵的忧郁找着开脱的理由。然而那些理由鞭子般肆无忌惮地抽打着她使她更加痛楚和万般无奈。

苏麻在和丈夫朴高的整个做爱过程中丝毫没有感受到某种激情和快乐。相反，她的思绪像穿越时空一样飞出了她的大脑皮囊并且迅速坠落着、坠落着……

最后，那思绪很快贴近伤痕和疼痛。

记忆如闪电般划出一道惨白的光柱。透过惨白的幕帘，她看清了蓬头垢面缩在角落里的自己、看清了病榻上枯瘦如柴的母亲、看清了醉酒后永远释放出淫荡眸光的继父的一张狮脸以及周围人群那如吊死鬼般伸出的长舌。

在一个雷电轰鸣风雨交加的暗夜，苏麻的母亲因关节炎疼痛难忍，因此早早地躺倒在那个又凉又硬的木床上。母亲躺在床上半哼半睡的痛楚之状让她看了有些心碎。她悄悄离开母亲和继父的又潮又小的房间进了同样又潮又小的自己的房间。所不同的是她的又潮又小的房间被她用各种彩纸和明星画像装饰一新，房间内有一种鲜艳的格调。

苏麻在经过两屋中间的夹道餐桌旁时发现了又抽又喝的继父正在大吃二喝着。继父一面向口里夹送着蚕豆一面频频举着酒瓶子向一张阔嘴里倒着酒液。一股酒液发酵的浊气随着苏麻继父的响嗝喷至苏麻的脸上并穿入苏麻的口腔。苏麻立刻有一股反胃之感。她欲从速进入自己的房间，却被继父用一只粗长的胳膊拦住。她看见继父正用一双色眯眯的小眼睛审视着她。那双色眯眯

的小眼睛里射出的光线像无数只绿头苍蝇紧紧地盯在她的脸上。这大大增加了她的反胃之感。继父淫荡的凝视像毒汁一样扩充并凝聚在她的体内。

苏麻拼尽气力争脱掉继父的拦截快速奔回自己的小房间。她给继父的这种反常举动吓坏了。虽说平日里继父望她的眼神也存有一种猥亵的成分，但并未曾像今天这样放肆和胆大妄为。苏麻敏捷地将自己房间的木板门插好并且用一个小方木桌顶在房门上，然后她关闭了灯的开关。屋子里即刻呈出一片灰暗和死寂。潮乎乎的夏日的热浪从窗口处一股股涌进室内，使得室内更加闷热不堪。苏麻躺在窄小坚硬的木制小床上默背着英文句子。不知背了多久，也不知诵习了多少遍英文字母，总之，她的熟练程度足以应付得了明日的考试她才心满意足地躺倒在床榻上。此时她早已将继父的丑陋行为忘到爪哇国去了。

月亮挂上柳梢之际，苏麻已经沉沉睡去。蚊虫张牙舞爪地围绕着她盘旋起来。最后看准了她身体的一个方位猛地叮上去，在她洁白柔嫩的肌肤上烙上一个圆形的红记后满足地伸着前爪缓缓向墙角处移去。苏麻翻了一下身又情不自禁地向那个圆形红记拍打一下，而后重又进入眠状。这是十几岁女孩子的通病。她们一经进入眠状便很难清醒过来。

但是，一种沉重的撞击和肉体撕裂般的痛感使她猛然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继父白哗哗的赘肉在不断撞击着她的视觉。天幕已经泛亮。她看清了床上的一摊血迹。继父赤身露体地在床下酣睡着。她即刻明白自己是被继父强暴了。但她咬紧牙关没有哭泣和声张。她悄悄打开房门去厨间的破木桌的抽屉里取出一把已经生锈的大剪刀后又悄悄地返至她的小屋。她几乎连思想一下都没有过，便将那把大剪刀对准继父的那一堆刚刚伤害过她的烂肉，啪地一声铁器的脆响和着继父杀猪般的嚎叫，那堆烂肉便从继父的身体里肢解出来。汹涌如柱的血渍溅满了小屋墙壁和她的一张俊美秀色的脸部。

做完这件泄了她大恨的事情，她去了厨间冷静而沉稳地拧开了自来水，哗哗的水流很快冲刷掉她脸部的血迹。而后，她进了母亲的房间，母亲仍在沉睡着。她为母亲驱走了一只大蚊子又为母亲拉了一下蚊帐，这才离开母亲的房间。继父瘫在地上双手捂着伤口猪般地哼唧着。她看都未曾看他一眼便从容地离开了家门。她去自首了。

尽管司法部门很同情她的遭遇，但法律是无情的。她犯了故意伤害罪。她和他继父都被判了刑。她继父是在伤口愈合的一个月后被捉入狱。

那一年，她恰好刚满十七岁。

狱中的每个夜晚她几乎都在思念母亲和恐怖着水泥地面上的蟑螂与潮湿的角落爬进爬出的蛆虫中度过的。那个几乎与地面平行的同样是水泥铸造的床铺上外加一屋薄薄的铺盖硌得她常常腰酸背痛。她在这种难耐的腰酸背痛里时常梦幻着美好的事物。她闭着双眸把这硬水泥台想象成一张柔软温馨的席梦思床，把满地乱爬乱滚的蛆虫和蟑螂们想象成是一碟碟美味佳肴，把这所监房想象成是一所花园别墅。她像极了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女孩。常常于幻觉中嘴角上挂着些许的笑意与满足。蛆们在她睡着之际如同一群偷袭边境的偷渡客缓缓向她爬来。这些蛆们就像她继父偷袭她的那个夜晚一样，在她身上恣意爬行着。而她却毫无感知。所不同的是蛆们没有餐食她的肉体，它们只是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跳舞般地滚动着。那舞动的姿态极其虔诚和认真。

那个闷热的夜晚，她的继父在喝完最后一瓶烈性白酒，眼目混浊着，酒液图腾使他本就倾斜的欲望在他体内更加躁动不安起来。他走进了妻子的房间，看见妻子一副病容和满脸的忧郁就谎称自己晚上有事要外出一趟。妻子信以为真微微点头算是应允。

继父诡谲地转动一下眼珠几步便跨向门外。子夜的热风厚重地吹向他的周身，使他的酒力消失了一半。他介于半醒半醉区间，所以借着月色很快便找到苏麻的依然敞开的小屋的窗户。苏

麻平静地躺在小木床上，均匀的带有韵味的呼吸像一股磁波和电源直刺继父的神经末梢。继父的通体充满了邪念。当他看到苏麻的两条裸露在毛巾被外修长的弹性十足且白嫩如雪的双腿时，他早已按捺不住淫邪的冲动。他像豺狼见到猎物一样嘴角滴出大滴的涎水，既而他眨了几下淫邪饱胀的小眼睛向寂然无声的暗夜左右窥视了几眼，然后便如同鬼蛾一般悄然攀上苏麻房间的窗台又速度地跃进室内。这个色魔继父一眼瞥见养女苏麻那充满青春气息的一起一伏的胸脯和一对饱满活力的乳房……他恶狼扑食般地扑向养女。得手后他本打算长期占有养女，可他万没料到养女苏麻会如此快刀斩乱麻般地结束了他行使男人的权力。他躺在地上翻滚嚎叫的时候，紫红的血浆从伤口处喷涌出来，那股粘稠的腥味给清爽的黎明带来层层浊气。太阳若隐若现嘲笑般地从门夹缝间钻进室内照映着他血红的双眸。他半撑起身体牙齿咬啮得咯咯作响，那样子仿佛他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目光邪恶地向门口处望去。那儿刚刚闪过苏麻的背影。这使得他将一腔怒火转移到苏麻母亲身上。他拖着鲜血溅飞的躯体猛地掐住苏麻母亲的咽喉。苏麻母亲口吐白沫眼白僵直的时刻他才住了手。苏麻母亲至此一病不起加之女儿受到如此凌辱和酒徒加色徒丈夫的百般折磨不久便仙逝。

苏麻继父被抓捕的当日上午竟在酒后又犯下滔天罪案。自那次事件以后，他没有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是天天泡在酒堆里。他用一些小食品诱来邻家正在户外玩耍的小女孩。小女孩甜丝丝的奶气和稚嫩柔滑的肌肤让他淫心大起，于是他将那个不知所措的小女孩搂抱在怀里开始对小女孩进行一系列的手淫。小女孩被他弄晕睡过去后，警车的呼啸声让他有一种即要下地狱的感觉。他看了一眼正在昏睡的并且下体正在从裙裾中渗着血渍的小女孩，用脚重重地踩在小女孩腹上，嘴里亦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警察铐他的时候他仍在骂着世上最不堪入耳的脏话。一直到收监以后的数日内他仍在不停地骂。他的骂话的脏污程度让看守

们常常恼怒和狂躁不安。看守们一批批地撤换，而他的脏话却一直没有停歇过。就连晚上睡觉时间他也能在梦魇中骂上几句并且有滋有味地吧唧着骂话中的唾液。后来同牢房里的监犯提出抗议，要求离开他。原因是他们同样受不了他的骂话。他的骂话用尽了全世界最下流的语言，也可以说打破吉尼斯记录。监狱长不得不找来神经医师为他诊治。神经医师诊出他患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和狂躁症兼有秽语综合症。他被调了单房并且接受了医生的诊疗。医生每天为他注射镇静剂和服用镇静药类。尽管如此，他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仍是骂不绝口。医师摇头、监狱长摇头。这种神经性的顽疾短时期内是无法根除掉的。因此监狱长只好将他安置在一处僻静的监房按时为其注射和服药。一日医师为其诊治前往关他的监房发现他一丝不挂地躺倒在地嘴角处流出紫红色的血液。他的被苏麻用剪刀剪掉半截的阳物结着厚厚的紫痂怪怪地竖在他的两腿区间。那上面的静脉还在一跳一跳地抖动。他人却死了。他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后引起大出血而导致死亡的。

苏麻在听了他的死讯后仍没有解开心头之恨。她甚至将下唇咬出了血泡。她的目光呆滞而沉重。透着阴森的大理石墙壁让她心中滋生出丝丝凉意。当法警告诉她她母亲去逝的消息时她就是这副神情和凉意。母亲在这个世上永远地消失了，她和那会儿遭继父强暴后一模一样没有一滴泪水涌出眼眶。在这个世界里眼泪是最孤弱无助的可怜虫，所以她鄙夷它甚至像仇视继父一样地仇视它。

她没有让泪水流出来却在心中凝成血结。她把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地裹在心灵深处的最隐端。苏麻面对着冰冷的结着蛛网的墙壁在等待着命运之神对她的裁决。

她丝毫没有想到命运是否会出现契机。

在哪里？或者何时出现？

她站在崖口，等待着命运的最严厉的审判。

苏麻在这间霉味四溢的牢房里垂眉低首地迎来一日又一日的

黎明。在每个黎明里她都竭尽思维祈盼着命运之神早日定案与裁判她。

这样的时刻终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来到了。她被女法警押送到被告台上时，面对无数双台下旁听观众凝视她的眼睛，她只有一脸的漠视才在被告席上立稳了足。台下那些黑压压的脑袋像一群摇晃的电流让她一瞥见就会产生晕眩之感。

审判长在拍案警示人们肃静以后，官方辩护律师开始陈述和为其慷慨陈词的辩护。因为官方辩护律师对此案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于不经意间瞥见了苏麻那双溪水般清澄的大眼睛，律师当即增添了打赢这场官司的自信心。

辩护律师以极其缜密的语言打通陪审团的每一道要塞环节。辩护律师的伶牙俐齿着实令苏麻暗自钦佩。在第二、第三轮的开庭诉审中律师辩护的理由似乎更加充足和无懈可击。鉴于苏麻此前没有任何前科又鉴于苏麻本人也是受害者，因此陪审团一致通过苏麻无罪获释。苏麻获释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律师。此时，在人们都散尽只剩下苏麻和律师停留在空荡荡的法庭内，苏麻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她的一双大眼睛里闪烁着泪滴，但那泪滴像一串串珍珠挂在她的眼帘上始终没有滴落下来。

苏麻望了一眼面前这位倜傥的大律师无限感激之情使她身不由己双膝瘫软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她跪地的样子既可爱又着实惹人垂怜。

她像一只断了羽翼无法飞翔的鸟儿又像一颗找不到家园与方向的流星荡在半空间。夜的深沉黑暗与白昼刺目的强光都使她无法辨清方向和目标。情急中她投入了大律师早已向他张开的双臂。大律师把她带到了他富丽堂皇的家。这个富丽堂皇的家让她产生出一种奇妙的戏剧般的感觉。这种奇妙的戏剧般的感觉倏然间穿越她的心区，使她茅塞顿开。她摸摸这儿触触那儿，那些上等的物质使她通体酥麻和晕眩。她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于现实间



看到如此豪华阔绰的房子。此前她只是在电影和戏剧中一饱眼福。而今她真真切切地触摸到它们。宽阔的如古代皇宫般的大厅幽雅舒适的卧室以及温馨的洗手间和浴室把她牵引到一种梦中的仙境。她不断地于心中发叹着惊奇。那架立在大厅一角的意大利原装钢琴的琴体亮光在向她展示主人的富裕。

苏麻给大律师家琳琅满目的各种珍奇物品弄得晕晕眩眩。她青春的精神和肉体开始倾斜与偏离轨道。那天她第一次躺在大律师为她安排的绵软舒适的床铺上辗转反侧着。她想，大律师肯花那么大气力唇枪舌剑地为她打赢这场官司且又将她带到家中毫无疑问大律师喜欢她。虽说她涉世不深，但她从读过的一些爱情小说中知晓男人一般情况下肯为女人做一项难度比较大的事宜，除非那个男人爱上了那个女人。否则……可是，一连几天大律师都对她不理不睬，似乎根本没她这个人存在。

苏麻原想反正自己身边已经没什么家人可以投靠和安慰。她虽说才满十七岁，但只要大律师向她求爱她一定非常欣慰地投入他的怀抱。他虽说比自己年长十八岁，可那又算什么。他一表人才且又阔气，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寻呢。可最令苏麻纳闷和惊奇的是大律师早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可他仍孑然一身。

苏麻的年龄段恰是好奇心与猎奇心极强的关口。因此她在温习功课之余便很想探秘和揭晓大律师的生活谜底。

大律师名叫朴高。个头洒脱。容貌俊雅。平日里一有空闲便驾驶着自己那辆豪华的小轿车去游览区域欣赏风景打高尔夫球花样饮食。一段时期里苏麻左探右猜也没能探秘与揭晓朴高的更深层底蕴。

朴高的精明之处恰在于内涵和深藏不露。这势必使苏麻探秘的进程受阻和难以进展。但有一点苏麻非常了然，那就是朴高对女人天生冷血和无动于衷。无论是漂亮的还是非漂亮的女人他都会眼线平视瞭也不瞭她们一眼，与她们擦肩而过之时，朴高有时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总是用手指轻弹几下衣衫，仿佛